

T 5466/7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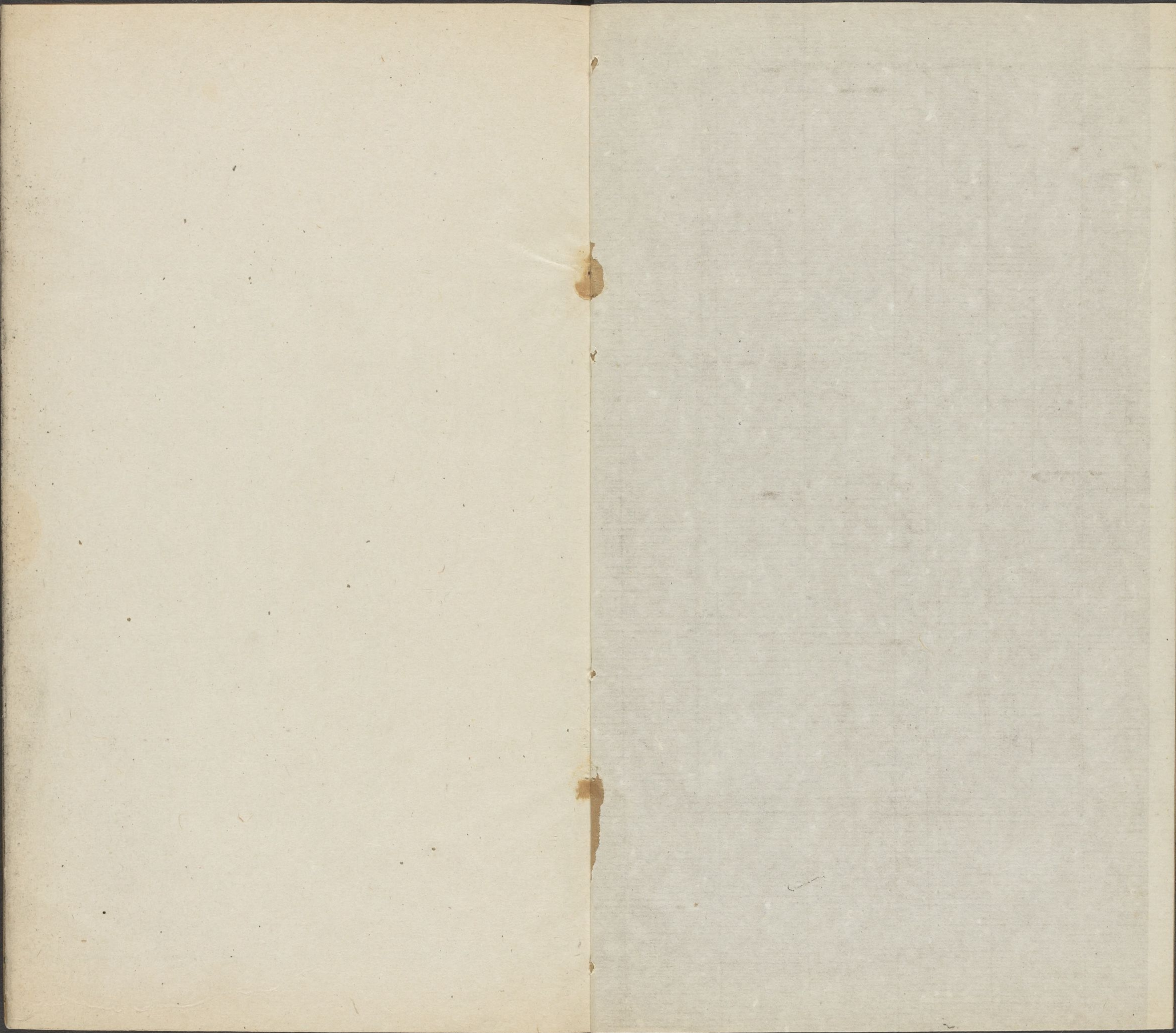
Ch L ~~553/7972~~

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3 1932







道榮堂文集卷之四

序小引附

易氏族譜序

家乘非古也古禮失而家禮興世家微而族譜作  
將用以扶衰救敝非古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今夫  
單寒之宗不根之族闕閱不雄於州府門望不齒  
於鄉閭聚族而處者十人或數人歲時伏臘歌呼  
嗚嗚可屈指而數也若乃傳世久遠門閥甚峻群  
萃州處延及旁邑同時數世罔辨崇卑相揖道塗  
罔知族姓混淆錯雜莫可名紀又世風污下楚俗





澆漓鄙門內爲迂闊視手足爲寇仇下逮宗人遠  
如秦越分雖卑而富貴緩急在所不顧分雖尊而  
賤貧奴隸亦所甘心比類以推不一而足誰爲族  
望寔司其咎譜牒一舉可不講歟予辛未博第南  
還急議斯役毋何以需次載塗未畢厥志何幸易  
氏之先我也易氏家漣湘上流其地澄潭翠壁可  
居可游山水迴環爲靈秀所聚易氏保世滋大詩  
書詞翰能世其家聲今內美先生父子祖孫一堂  
玉立爲合族建宗祠置義田修譜之役先生以獨  
力任之秉筆者長君諱宗洛字公錫文彩風流爲

諸易白着今觀其牒成而燦然可觀也秩然而有  
條也班班然可法而可則也易氏可謂有人也哉  
余年來與公錫交頗深其知公錫頗悉因得窺其  
家政孝友謹愿誠近世所罕見又抱鴻才夙學將  
不久困泥沙顧以範俗維風爲惓惓仁讓敦睦獨  
爲人所不爲將來經濟未可涯流予低頭負愧有  
如邢尹自知其不如遠甚也予旦暮走長安公錫  
以弁言命予久未之復予行之先五日書此走報  
且告我宗人畢我志願楷模不遠是則是傲庶幾  
俗可維而風可古也幾若在交游私誌項斯之好



有採風者上聞於朝下其法於郡縣雖天下可也  
獨予一家云哉

馬氏族譜序

天下有事不越一家而關於風俗人心之大者族  
譜是也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今世士大夫其博覽足以遐稽  
荒古而或不識其祖宗爲何人交遊遍及海內而  
視同氣之人爲秦越風俗之媮而人心之日以漓  
也豈細故哉我湖南馬氏其先蓋出於漢伏波將  
軍世居扶風唐顯慶中有爲吉州永新令者遂留  
家豫章明永樂間晚益公自江右從居衡州再徙  
長沙占軍戶籍授官校尉因以長子孫焉故馬氏



宗派自江右來而湖南一支卽以晚益公爲始祖云自其徙居湖南後遞傳又一十七世族大蕃衍懼世次之不明而作族譜泝源別流若網在綱其爲圖斷自可見之世各承其所自出使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親疎有序昭穆有倫參酌於蘇氏歐陽氏之式而不肯爲岑大以誣其先人蓋祖宗之所以劊子孫之所以守胥於是得之也宋范文正公憫宗緒之衰薄置義田宅以贍族人其言有曰我吳中宗族甚衆與我固有親疎以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其言足貫神明孝子之至

仁人之極也人心之壞不知始於何時傳會通顯扳聯右族舉世皆然自非胡與吳荆與金之類斷不能牽合者鮮不以爵秩之貴賤定稱謂之崇卑而在服屬之列者或反以其單寒而諱稱之核其寔則亂倫揆諸情則鮮恥夫亦誰爲作備而滔滔若是觀於馬氏之譜者亦可以汗顏芒背而知所感愧矣馬氏自伏波以後旣代有著人其徙居楚已三百餘年子孫多賢且才德厚澤長世濟其美必有振興鬱起以光大前烈者理之自然夫何足異而予特感於族譜之作爲風俗人心之所關



道樂堂文集卷之四  
故一爲表而著之

句容王氏重修族譜序

族譜之作有自合而分者如宗子爲大宗繼別爲小宗以至於小之中又分爲大小是也有自分而合者如族統乎宗宗統乎祖由祖而溯之以至于保姓受氏之所由來是也顧螽斯瓜瓞之無窮雖一本之親可使之散處四方或以官爲氏以地爲氏以王父字爲氏愈推愈遠而莫知其終極若昭穆世系之不紊雖百世之遠可使之滂流窮源或始遷於何年分支於何派統承於何郡愈引愈近而不可以矯誣愈推愈遠族譜之所以分也愈引



愈近族譜之所以合也分則知族合則知宗宗族  
分明而等殺行焉親親之道備矣句容坊郭之有  
王氏也傳自宋高宗南渡時有宣撫使諱世昌者  
始居此地其子二曰萬一曰萬二凡居六世而萬  
一公之孫諱叔名者遣戍會安而其支遂分又八  
世而叔名公之孫少宰公諱祚遠既貴追思水木  
復還句容卜居城東之集仙里是時萬二公之裔  
亦貴遂考世系知昭穆復合如初自是以後簪纓  
勿絕惇睦有加焉第兩宗既合而譜牒未一懼無  
以固宗盟昭來許今賢裔培青等起而修之萃渙

合離併兩爲一而王氏之源流本末燦然復明嗚  
呼盛矣夫濟水之濫觴于王屋也初出爲沈東出  
溫縣始名濟勁絕大河中洑行而溢出則爲滎又  
見于山東諸泉而溢爲大小清河至壽張會于汶  
而濟始章然則水之伏見不常也正水之神明不  
測而孕其靈也王氏之自叔名公而伏至少宰公  
而見也正王氏之深潛養晦而孕其秀也且濟之  
初出有東西二源分流至溫縣而始合王氏之一  
在坊郭一在普安也亦有東西二源至于少宰公  
而始合其王氏之溫縣乎今至培青修其譜而始



章其王氏之壽張乎合且章焉則其流益大矣吾  
知王氏之慶之未有艾也昔江東諸王以淮水爲  
卜吾之論濟猶淮志也則所以培其源使不竭者  
又非獨是譜之爲斤斤矣

孫氏族譜序

丙戌九秋余方棲遲京邸楓葉初丹霜華漸白迴  
憶故山雲樹不勝宗族黨里之思適孫子竹江以  
計偕至手攜家乘一編來謂余曰自一世祖始遷  
金陵歷十一世譜凡七訂向例十年一修明歲且  
再及世次日以遠丁支日以繁將取而續訂之不  
敢後願乞一言以爲序孫子余壬午南闈分校所  
得士也平時意誼殷篤及余承乏石頭城下足未  
嘗輕履余之庭余竊喜孫子之立品制行不同凡  
近因并詢其父兄宗黨或儒或賈類多敦本尙實



道樂堂文集卷之四  
力行忠厚之人益嘆孫氏家風醇茂今觀家乘所載乃知前人貽謀之善實足佑啟後人非僅若他譜排續世次俾後之子孫識所考稽已也凡祖若宗支系源流先世賢達事跡以及生期塋所罔不臚列至于祠墓享祀經費有資禮儀有度歲時會聚有期又重之以十年一訂自茲以往雖百世而遙吾知其相親和睦如臂之于指無不自然聯屬而必不至于如路人嗟乎世之庸庸者無論卽交滿天下譽盈鄉國聲援遍于賢士大夫及問之一本九族之地獨漠然無所維繫則曷不聞孫氏之風而知所返也况其約言正訓垂爲家法者舉凡持身閱世正家御物之道靡所不該信能世世守之爾昌爾熾金陵舊都山川靈秀王謝烏衣之盛將于孫子之宗族再見之其可賀也已若予猥以微名頻罹憂患奔走四方無寧日不獲與于謁祠展墓者垂十五年顧安得偃息邱園與諸父昆弟歲時會聚展親親之誼如孫氏也哉



高唐李氏族譜序

古重世族春秋時吾楚之與國同姓者類得爲上  
卿令尹以柄國成左徒傳曰平造憲令憲令者楚  
之家令也豈上官大夫所能繼乎楚之後有芊姓  
與屈昭景竝立史載楚有三戶雖式微泯芬之候  
綴姓猶井然也抑又聞潭州七戶自老成彫謝喬  
族淪胥較三戶雖過亦已替矣然其時父老子弟  
恒安其業美其俗生聚長養以冀昇平無輕去其  
里者余比年出官吳中家園日遠時聆隣壤之民  
挈家入蜀巴蜀之民罷焉風俗流失無踰此者夫



先王畫井分疆聚族而處寓有深意祖宗廬墓其  
依主伯亞旅相習何不可者柰何變其舊耶此無  
他病在宗法家政之既失而族中貧窶單獨者不  
能以自存故也余每欲於簿書之暇創立宗譜並  
置薄田以效文正范公之爲而族人繁衍一官匏  
繫卒卒未能丁亥之役奉召內廷承乏方輿纂  
輯而職方所隸又值楚省其間山川道里風土人  
物得以周知釐有成編獨於家乘小史之作往往  
缺而未備今年夏余叔帝耆公忽以姑翁直臣所  
撰譜牒郵余爲序余披之州次部居經經緯緯銖  
黍毫髮之不假易用力勞而爲功遠此余所對之  
而瞠若者也夫譜學之難難於徵實區區汨濫僭  
忒奚取焉以杜正倫之賢求齒城南郭崇韜拜子  
儀之墓陋矣至若南豐上續邠國子番陽吳氏直  
溯延陵季札永叔希文深斥其非古今大條理誰  
有能辨之者直翁譜雖小帙其爲志也大矣兼義  
田之設有合於古者同井相養嫁娶相濟之意故  
樂爲書之并援据古說使輕去其鄉者勸



吳中陳氏族譜序

吳中國學生陳書纂脩族譜既卒事以予同族姓  
且以爲是郡之長吏也就而問焉予卒覽而嘆曰  
是而宗之史也有事焉有志焉有義焉不可以弗  
識也陳之先出于有虞自胡公封于陳遂著爲姓  
厥後子孫繁衍宗支散處由漢及唐指不勝屈五  
代時有新井公者始居于閬自後或徙南康或徙  
姑蘇堂構菑畚譜系具在今書之爲是譜也斷自  
新井公始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其間詳畧輕重則  
先河後海各得其宜真所謂信而有徵者乎支分



縷晰綱舉目張燕翼貽謀保世滋大覽斯譜也尊  
祖敬宗睦族棖梯几筵有餘思矣太邱之子姓興  
國之遺支其流離播遷泯沒于荒烟蔓草者不知  
凡幾而三吳之譜牒獨焚蕉殺青煥然脩舉此亦  
而宗之祖功宗德既沒世而不忘者歟子孫世守  
勿替引之是作譜者之事也虹橋綠水風流在茲  
喬木故家于今如故文章道德清撻苦節其炳彪  
乎鄉黨胚胎乎後人者彬彬乎郁郁乎徵君之遺  
休檢討之餘蔭也班固有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有  
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

循族姓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撫斯譜也豈不  
信哉嗣徽猷而光前烈三百年來高門大第蘭綺  
相望金張舊業七葉漢貂視此有媿色焉傳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則作譜者之志也嗚呼氏族  
之辨始于周禮小史職之自魏晉以來其甄別士  
庶差等門第未之或改也唐時尤貴族姓貞觀中  
特命儒臣撰氏族志故李穰雖歷要官與人書札  
惟稱隴西而不銜蓋以爵位之不如族望也今也  
無宗不族無族不譜如郭崇韜之冒汾陽王後拜  
其墓而至痛哭流涕千載之下獨以爲笑而世之



誇閎閱張譜牒者往往蹈之而不知恥其亦可哀也夫斯譜也重本支詳世次自新井公而上爲遠祖則畧之新井而下十三世或在南康或在閬州則稍詳焉唯東吳一支天倪先生而下十五世則書之本宗也別大宗敘昭穆源源委委燦然斯在其他如澤州如海鹽不復借烏衣青箱誇詡門第昔淵明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焉寤歎念茲厥初老泉族譜詩云吾父之子今爲吾兄數世之後不知何人水源木本分派殊流合族敦倫聚居重義覽于斯譜而有不愧焉興起耶吾故曰是作譜者之義也余楚人也先世亦出潁川考其世次不知與書何如而書以英華特立之才具磊落不羈之志幼而孤露其母范大母劉兩世苦節艱貞荼蘖以至于今前有司已旌其閭矣行將上之彤廷烏頭綽楔輝前映後而寢昌寢熾之禎正未有艾也則是譜也其亦將爲世之誇閎閱張譜牒者所引重耶遂書之以爲序



莫氏家譜序

士大夫家之有宗譜所以奉揚先烈昭示來茲甚盛意也後世家訓不立譜牒無徵仕宦遷徙四方散處兼之風會滄桑姓氏更易支派混淆昭穆失序所關豈淺鮮哉乃一二狡黠浮薄之輩又往往矜尙聲華竊慕權勢微賤依光簪組高門市利輿儻彼此附會蔓延輻輳不知望塋下拜徒增嗚呼門房之誅良可痛心種種流失誰職之尤要在主持者之得其人而已莫氏之先居於粵東南雄代有聞人後徙家江南吳郡今遂爲吳人云其裔孫



道樂堂文集卷之四  
文中少年英雋爲詩文有聲諸生中念其家乘具  
在未經校讐思其久而失傳手爲編錄凡先世婚  
宦喪塋塋墓先後世系釐然畢備輯成一書因來  
請序於余竊歎吳會風俗輕靡其號稱能文日以  
獵取聲譽奔走馳騁爲事文中負其所學且從事  
場屋獨有志復古修明先業將所謂景芳躅之前  
激激清風於來葉者其在斯乎莫氏於是乎有令  
子矣

### 海門崔氏族譜序

崔之爲姓肇於春秋衍於漢魏蕃於北朝而莫盛  
於唐其最著者謂之三戟崔家唐之有崔盧猶漢  
之有金張許史也自唐以下重金疊蓋益復不少  
顧皆出於清河博陵江以南罕得而稱焉然古今  
之氣運大抵先盛於北而次及於南故文學昔稱  
鄒魯而今則東南人文甲天下固師承之有自亦  
循環之適然吾謂崔氏之盛亦有宜然者今海門  
之有崔氏也自趙宋南渡始迄今五六百年子姓  
殷繁幾半其鄉銀黃之貴衿佩之榮更僕難數至



少宗伯班階益崇貶封益厚方之清河博陵豈多讓焉乃予按其譜系絕不遐稽述引僅自所謂八五公者始八五公以上無述焉且其義例有曰往歐陽氏譜君子以引遠胄爲譏崔之先著聲記載者遐哉華矣而不敢援吾志在紀實也乃倣朱紫陽斷自茶院府君蘇老泉斷自可知者例始嗚呼可謂有識矣夫亢宗繼序原不在祖宗之貴而在子孫之賢子孫而賢也則崛起寒畯可以開國承家不則族大寵多反以滋僨敗之懼故欒郤之子降爲卑隸往往然也而世之攀藤附葛者每舍其所自出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自君子觀之亦可羞也已昔狄武襄不附梁公不失爲勲閥郭崇韜冒汾陽之後卒爲朱氏夷滅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吾故謂崔氏之譜不侈陳先世賢於司馬遷之序重黎韋孟之述豕韋遠矣今其嗣孫昭文懼其譜之久而漫漶也與其宗人遜適遜迥謀修而新之斯皆崔氏之彥也遜適遜迥皆執經于予因得悉其家世編纂之役遜適之功爲獨多其撰述一以宗伯公爲法有所續於後無所增於前予見其繼繼繩繩其載於斯譜者無溢美無遺善殆必

道樂堂文集卷之四



爲崔氏之信史矣安知今日之南崔不更勝於  
當年之北崔乎哉

潤州毛氏宗譜序

族譜之作所以稽世系亦所以昭先德也鄉里有  
一行之善卽克昌厥後子若孫繼繼承承如瓜瓞  
之藁然蔓衍而不可絕無他其祖之所以植之者  
厚也而况其有功于經學爲烈于名教者乎余羈  
棲京口嘗過漢先儒毛先生祠謁其遺像想見其  
生平讀其所著書有功聖教非淺鮮也其裔孫諱  
翥者以毛氏宗譜乞余序余曰毛先生東漢之君  
子也至今日而天下之性情猶有正者風俗猶有  
醇者皆其三百篇之遺教也宜其子孫蕃衍而昌



大也歟按譜先生諱萇父諱亨萇卽傳亨學註疏  
精核世稱毛詩河間獻王授萇博士唐貞觀間從  
祀孔子文廟卽毛氏始祖也述傳至宋有諱漸者  
登元豐進士以經筵講官出入史館備顧問以子  
友任鎮江軍府乞休隨友之任築室于私橋顏之  
曰歸與里學士宅毛氏之派分鎮江自漸始嗣後  
代有聞人或世其家學或分及他經皆能蜚聲于  
成均鬻序間否則亦以隱德重于鄉評嗚呼亦可  
謂克念厥紹者矣雖然木必有本水必有源向非  
東漢一君子倡于前則後之君子其何以大庇其  
本根而蕃育其枝葉耶余故于毛氏族譜之成而  
爲是言使知先澤不可忘而似續其業者愈不可  
以不勉也於是乎書



孔氏分譜序

自先王大宗小宗之法亡而族譜興焉族之有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然考晉魏以降巨家望族數百年傳系不絕士大夫敦本厚始之道猶爲去古不遠今世譜學不明浸至衰廢當夫作譜之始整齊畫一舉凡氏姓之本末羣從之親疎里居遷處之逖邇枝分派別按籍可稽迨至族益滋蔓人類錯雜而情亦渙散不可收遂有於其族之人無以別於秦人之視越者此譜之流失而大宗小宗之法愈不可得而復也春秋侯國統于王朝而紀



事之書則列邦各有信史蓋分寄于史官而其所  
以傳信者乃爲得之親切耳今孔氏舍舊譜之金  
壇句容而分修丹徒一派其法實本乎此觀其以  
絢公爲主而端隱之裔亦間附焉系明圖朗考訂  
無訛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  
輕遺于已疎道園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  
得之矣特未知族之在金壇句容者以此舉爲若  
何也夫自洙泗發源而支流餘裔或于丹徒或于  
金壇句容其在尼父視之則一體也使皆聞此舉  
也各從其始遷而修明之則可以理其緒而分者  
亦可以比其類而合焉冠婚相告喪葬相赴歲時  
燕饗相率以周旋不恍然登闕里之堂而羣昭羣  
穆猶見大宗小宗之遺意哉吾甚樂今之以譜倡  
者能使金壇句容之族亦油然而生孝弟之心也故  
于其請也而爲之序



賀氏宗譜序

賀氏故慶也漢代避安帝父清河王諱改今氏春秋大夫未賜姓者以王父字爲氏諸國多有慶氏舊譜推原受姓宗齊慶父其說以爲慶父後慶封以魯襄公二十八年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適潤州有朱方門遂引証武斷考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慶封盡滅其族夫族旣滅矣何有于子孫而後之人相沿弗知知弗能改可歎也拓翁賀先生起而闢之卽漢晉以來行誼卓越舊



入譜牒者亦以世遠年湮存而不論斷以洞庭查  
灣始遷者爲祖蓋其慎也書成問序于予予惟宗  
子之法亡而譜與譜興而宗愈紊自拓跋改稱元  
氏令國人悉從華姓中原氏族俱亂譜姓氏者不  
知晉魏以前已不可問猶復牽引商周曰某受姓  
某字某受姓某國邑誤以傳誤幾成信史又其甚  
者恥門第衰落扳援巨族并自沒其由來嗟乎鬼  
猶求食強他氏之神歆于非類吾鬼不其餒而善  
夫狄汾州之不肯梁公迥絕流俗而汾湯王墓爲  
郭崇韜哭拜直令人噴飯一笑也故曰譜興而宗

愈紊也誠如 先生之譜雖謂宗法至今存可耳  
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先生其猶行古之道歟吾  
以是卜賀宗之必昌也在三三旣濟之三三家人  
曰有孚威如終吉夫其不忘親仁也不傳疑信也  
不妄作知也不瀆宗禮也不辱先義也仁以聚之  
信以成之知以辨之禮以序之義以斷之孚而且  
威吉孰大焉且家人之貞火也其悔風也風自火  
出家之熾也誰能禦之吾以是卜賀宗之必昌也  
書有之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子云是亦爲



政先生早歲成進士立朝未幾卽乞休居林下者  
五十餘年其家政蓋可想也予故樂序之而并爲  
發其占如此

白門張氏族譜序

詩曰民之初生縣縣瓜瓞此言一氣相承遞而衍  
之人本乎祖也小弁之二章曰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欲人於本根之地篤其仁孝之思不忘乎所自  
出也古者以氏爲族或卽其所封國邑而世守之  
施於孫子勿替舊服故其受姓也著而其世系爲  
可稽若迺轉徙移植托根異地顧瞻桑梓隔閩山  
河而瓜瓞之縣亦如飄蓬斷梗渙不可屬雖有孝  
子仁人敬宗睦族之意亦格於無可施白門張氏  
其先爲和之含山人自其世祖隨洪武破和渡江



累著戰績以從龍勲世襲遼東開原衛副千戶八  
世皆官於遼天啓中兵曹貞予公始自遼東挈其  
屬而後歸於含山旋以流寇破含徙白下今遂占  
藉焉三百年間自含而遼自遼而含復自含而白  
下白下雖非故業然與含相去近視樂浪四郡關  
塞濶絕猶內地也士君子遭逢明主身許馳驅據  
鞍躍馬張臂奮興視輕去其鄉爲無足惜者自熹  
廟失馭中原板蕩戰鼓憑陵傷心駝棘士大夫流  
離瑣尾失守宗祧者比比也乃當星離雨散之辰  
而子孫猶能厯其木本水源之念盡室南歸復我

邦族蓋觀於張氏數世之間可以覘世變之升沈  
識人事之興替矣張氏自占籍白門後卽有事族  
譜雖遭亂播遷而支分派別以地繫人以官繫世  
昭穆序次犁然可稽其譜中不詳者值遼陽兵陷  
避地歷下又遇蓮妖作逆流轉兵間散亡已不可  
考惟貞予公支屬隨入江南者譜獨詳然族譜之  
作本以徵信昔彭陽作相以家無著人攀聯附會  
致來帶鈴之譏然則張氏之譜著其可信闕其不  
可知正所以昭示來茲不欺其宗祖也今其家之  
居白下者已迄三世生齒日蕃用能奕世載德不



忝前人於以縣瓜瓞之澤將未有艾而延望含山  
猶存桑梓必敬之意孝子仁人敬宗收族之道於  
是乎著矣予故詮次其世系因推論其所以作譜  
之意如此

橫山史氏族譜序

昔人云五世親盡各自爲族若無可柰何之時卽  
同室昆季猶將變易姓氏况遠處五世者乎故漢  
時麴譚避難居西平改麴爲麴疏廣孫孟達避難  
沙鹿去足爲束此其所以難也然其所變易者干  
枝百葉不離一榦如郤氏之改而爲郟袁氏之改  
而爲爰揚子雲之好奇改楊爲揚曷足恠異所獨  
異者孝子慈孫祖宗雖綿遠不可紀極亦時時道  
其所從來而子姓視若路人歲時腊社不能相與  
共其懽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斯爲可笑橫



渠先生有云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  
况於同族乎不忍忘祖宗而忍忘祖宗之子姓是  
忘祖宗也不忘祖宗之子姓而忍使祖宗之子姓  
親疎莫辨少長無等是忘祖宗之子姓也烏乎可  
哉橫山史氏史佚之苗裔也遠祖清鄉居睢州著  
有通鑑音釋三十卷二蘇竝師事之元初理窟思  
泉蘇溪兄弟三人咸以進士起家理窟宦橫山遂  
家焉三傳至思理由進士官崇政殿說書迨前明  
小江玉泉克明公著四人相繼登賢書萬歷間元  
趾舉進士子園亮復成進士位方伯初任版曹熹

宗時安南交訖題罷辰常運丁三萬七千又題罷  
辰常加餉四萬二千有奇夫史氏楚南望族也自  
克明任罔等時輯有家譜一牒歲久帙散崇正壬  
申園亮取而重修之鍾竟陵楊武陵皆著有譜序  
疊罹兵燹其世系慮有不可考者史子柳村率族  
人力修前牒經年而後成郵余索文以序之余罷  
郡奉命入四朝詩館不得以公事謝蓋譜之  
取義大矣哉源遠而流長根茂而葉晬其間敬祖  
祀宗與夫施貧活族之意罔不畢具急宜崇修而  
釐定者不獨史氏然也范文正有義田以養濟羣



族蘇老泉刻石以箴刺同室之子俱傳之不朽若  
因任自然遠紀先世近釐支派俾十世百世井井  
不淆皆仁人君子所宜用心者如史氏子孫豈  
不誠賢矣哉

殷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所以敬宗睦族而勿使有替焉者也譜  
之例既詳其世次別其支派尤必稽受姓之由發  
祥之自以爲是本本而原原孔子問官于郟子郟  
子曰吾祖也吾知之今之知其祖者鮮矣况族人  
乎潤之殷氏望族也其支分派衍于大江以南者  
所在多有家舊有譜燬而屢葺溯厥初于東漢諫  
議大夫封自陳州徙潤爲始遷祖而以晉之晉陵  
太守仲堪歸葬曲阿爲斷唐及五季雖稍有闕畧  
由宋而來至于今秩如也可謂能知其祖以及族



人者矣辛卯余在京口殷氏子孫以家譜乞序於  
余余惟紫陽看山俱倦倦于宗子之當行而論大  
宗小宗之法甚詳然非諸侯卿大夫與夫世家巨  
族勢難行之而譜牒之設實與宗法相表裏是亦  
萃渙之意也近世教化不興人心澆薄敬宗睦族  
槩置不講無論疎遠者如秦越人之漠不相關卽  
三從五服且有不能識其面舉其名者夫祖宗之  
望子孫豈徒各親其親之謂其謂公之不公之而  
合一族之人共知其祖也今觀殷氏之譜詳世次  
別支派固斑斑可考而遺像燦然卽墓臚列以及  
德行齒爵傳記所載考核精實義例嚴整將見子  
孫繩繩而敬宗睦族之道百世不替者視此也合  
一族之人以知其祖可以教孝矣若夫天命元鳥  
降爾生商爲宅殷土所從來者譜中姓氏攷備載  
之不贅及焉



瑞溪重修族譜序

予族受姓俱自有媯源遠流長莫可殫述在漢莫著於潁川在六朝莫貴于吳興吳興而下散處江漢之間所在多有而廬陵瑞溪其一也按譜瑞溪之支始於宋進士太常丞蘭孫傳及於馨由茶陵始遷廬陵又數徙而至瑞溪代有達者歷十有三世而至莊靖公文尤貴盛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科名文章彪炳奕世後稍不競矣然子姓繁衍若瓜瓞若螽斯縣縣繩繩莫能辨也有辨之者則賴有譜在顧久而不修不無脫落紊亂之虞有裔孫尙



德僑居長沙昨年攜其子歸省廬墓而宗人遂有  
重修族譜之舉今尙德入都實攜其藁以來問序  
於予予因之浩然有感也予上世從後唐同光中  
自西江遷楚南散處各邑吾祖一支卜居湘潭凡  
十世而尙德之祖則自楚之茶陵遷於豫章今尙  
德又復獨遷湘潭如環兩端同出分流而不離其  
故處或江或湖相隔不過一衣帶水耳而前此廬  
陵之支邈不相聞微尙德與予序爲鴈行幾不識  
有所謂瑞溪者况又自茲而往或徙或不徙與徙  
之或遠或近其子姓必益蕃其派別必益多其昭

穆尙可得而序哉宜瑞溪之宗人及時而修之所  
不容已也獨是予之聚族於昭潭中經喪亂今之  
存者皆月蘇木犇之餘也且兵燹之後譜牒散失  
予嘗有志興修而以薄宦淹滯未遑寧處又何暇  
與我伯叔兄弟討論宗祏叙述源流以立宗法而  
收族人觀瑞溪之舉其能無有慨于中乎尙德試  
以予言歸語瑞溪長老予與若皆神明之胄也水  
固同源木固同本况壤地相接誼何爲而不親異  
日予將從事茲役必合而修之庶幾族統乎宗宗  
統乎祖而不失古人同姓從宗合族屬之意也夫



秦氏族譜序

姓猶性也古者凡有功德於民則賜姓命氏故族  
之受姓於君一如人之受性於天不可紊也至若  
姓之有統猶水之有源也河發於崑崙過龍門經  
碣石支分派別而後放乎海海其族也故曰朝宗  
云秦氏之族以國爲姓世居淮海漢唐以來代有  
顯者自少游公之子湛任晉陵遂家焉又四世益  
之公卜塋震澤之西山遂世爲洞庭人七世元德  
公諱儀中宋淳祐六年進士尙理宗明娥公主同  
時在朝者三十餘人而族始盛宋亡千一公守志



不仕元子孫無一人應試者至明洪武十五世伯齡公以奇才由雲南河陽縣令擢御史盛宜公諱或者以孝廉知長沙醴陵有異政載郡邑誌而秦氏之居楚者漸多十九世少室公諱嵩著籍楚之鄖陽中萬歷癸未進士而秦氏之著籍於長沙湘潭者日益衆然歷世既久轉徙靡常主祀者慮其遠而難稽也言諸族人曰譜之興廢關乎族之聚散不可不修也乃以纂輯之任屬之孝廉君諱文超字儒士孝廉家於湘已再世密邇予居又有葭苧之好少嘗以所作詩文就商於予及余官四方適來守蘇郡洞庭故隸吳治境秦之所族而處者蓋數百年矣譜既成來請序於予予曰君亦知昔人立譜之意乎其以昭別嫌明微之用者淺其以寓敦睦族之思者深蓋譜之法上遡高曾下詳子姓三服五服異其等大宗小宗殊其派或貴而書其爵或賢而紀其行絕者存之徙者闕之期於核實而後止末世不然繁稱遠引謬相依附自非讀書折節如狄汾州之於梁公鮮有不蹈其失者不寧惟是豪華之子倚權藉勢遇有力者不惜出金玉錦繡百計以求附於其族有力者或利而收



之則自鳴其得意曰某某吾宗也津津稱道恬不知愧間有親族之貧窶者登其堂或丐升斗則愁歎之聲不絕於口厭惡之色達於其面嗚呼自澆刻成而天性薄等同氣於路人引吳越爲手足別嫌明微之用不彰而敦本睦族之思益不可問矣予嘗考范文正公亦蘇郡人也置義田贍宗族之貧者且曰自祖宗積德以來發於吾身肯令奴僕鮮衣美食先吾宗族乎噫公真仁人哉今孝廉兼倣歐蘇二家譜學于先世止據舊譜所載自二十二世三世以下至三十世摛訪在吳在楚各支次序

輯爲一譜支派詳畧瞭如指掌不啻由海而積石而龍門上溯源於崑崙也雖曰人事蓋天秩之矣特是孝廉素同里閭與余遊最久又曩者曾守是邦風化之事與有望焉故舉敦睦之義與文正公之所以贍其宗族者使偉士持以語其族人烏知老泉所云鄉鄰風俗之美不復見於今也



唐橋孔氏族譜序

太史公序孔子世家有謂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以是  
知生不能親炙聖人卽拜謁其家猶以爲榮而况  
得與其子孫遊乎予曩承乏信安信安有孔氏隨  
宋南渡賜居其地亦世襲衍聖公今爵除歸曲阜  
而五經博士仍有常秩予數與往還又曾爲經理  
其祠墓祭田至於今不廢迨後奉 命散賑山

左因得展謁闕里孔林肅然油然其嚮往正不啻  
如史公所云者而借 聖主之恩澤以周卹聖



人之苗裔竊不知用心何以至也蓋讀其祖之書守其祖之道而視其子孫如路人以人情而論之固以未敢出矣故予守金陵則與其子孫之在高淳者遊而豐潤令君幼儀又通門好也守吳郡則與其子孫之在唐橋者遊而明經與觀及諸生與珮毓文皆與有淵源焉夫豈徒攀附其芬芳而已抑以見聖人之蔭大其滋生長養無地而不成其材也茲予以罪羈潤州適興觀司訓其地出其家譜索序於予予益不獲以不文辭按譜載唐橋之有孔氏自元至正年間有名克信者官平江遂家

於長洲之吳趨坊其弟克勳徙居於此實隸吳縣數傳後又有彥聖自唐橋遷於吳江之震澤雖有分支實同一派今唐橋修譜欲將震澤一支附入以合爲一旣以彰其族之繁又能不忘繼序而以宗法維持其族人斯亦可謂賢也已禮稱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克勳爲始遷之祖所謂別子者也克勳之適嗣則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也繼別子之所自出則宜爲宗唐橋爲宗則震澤爲支支附於宗而後大宗重昭穆明焉此先王教人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獨予謂孔之得姓也異於他氏則孔氏



之難爲後也亦異於他氏何則枝彌高則攀之者  
難矣流彌遠則導之者難矣故四凶而不出於十  
六族也四凶而出於十六族則豈不爲濟美之累  
哉今爲聖人之後者卽不能復爲聖人而爲聖人  
之後者亦豈可復爲不肖譜成盍進族人而告之  
曰某祖也賢某祖也才吾論撰其美而傳述之某  
祖也反是吾姑闕之以附於春秋爲親者諱之義  
則觀是譜者可以曉然知所法戒庶無忝乃祖而  
予與諸孔遊亦得分末光以自照也夫

于氏族譜序

族譜之設由來尙已古云世德作求亦惟其人爾  
蓋敦倫睦族固屬賢士大夫分內之事世之人不  
深維本根枝葉之誼自高曾以下迄裔孫皆屬一  
體卽歷世久遠顧時庸展親敦叙不廢於喪禮則  
親盡而免於婚姻卽百世不通其仁愛若此而嚴  
重又若彼衰晚人情澆薄禮教復弛數傳而後日  
遠日疎甚至勢位相軋仇讐交尋棣華不作葛藟  
興嗟可勝歎哉何水部贈族人詩云羈旅寘儔匹  
形影日相親蕭索高秋暮砧杵鳴四鄰霏霏入窻



雨漠漠暗床塵所思不可見邈若越與秦願子加  
餐飯良會在何辰蓋重悲人生離合不常宗族散  
處之不能時相團聚也其忠厚悱惻之意藹然溢  
於言外矣獨奈何棄我骨肉懿親坐擁高貲厚祿  
一任其宗人之流離困苦竟膜外置之耶吾楚永  
州當山水奧區而祁陽以泉塘于氏特聞于氏世  
居江右惟泉塘之始祖曰九六公自明初徙楚泉  
塘後遂爲楚人云嘉靖中有國叅公官秦州守顯  
於時上溯九六公迄今凡十八葉歷三百餘年子  
孫繁衍族日以大世傳書禮簪纓相繼稱祁陽右

族焉歲在甲午國學士璜士璋諸生士瑋諸君倡  
義建宗祠肅奉蒸嘗未幾復設義學以訓後進置  
義田以贍貧困刊立族譜脩明支派垂示永久甚  
盛舉也諸生素菴嗜古力學有聲庠序聞喜交當  
代賢哲譜旣成走京師問序于予予惟于氏之先  
出自武穆叔和其世澤固已深遠矣爰及苗裔在  
漢爲廷尉通侯在北周爲柱國燕公在唐爲仲謚  
僕射皆彪炳煒煌名垂信史其他見諸傳紀者代  
不乏人亦云盛已今素菴諸君能以古道自持克  
承先業以世其門風不特爲宗黨之光且與古昔



通榮堂文集卷之四  
之仁里義門後先相輝映云

石輿山修族譜序

石氏於我湖南爲著族自宋藝祖時諱守信者以軍功顯其孫襲封千戶占籍於楚後復有爲郎中者以世遠事蹟不少槩見其姓氏僅見諸邑乘而高塋大域至今樵夫田豎猶得指而識其處焉熹廟中有軫餘公者忤魏奄放廢田里思陵踐祚起郡守歷官僉事所在皆有政績然而族譜之作則數百年來未有及此者也我內兄輿山始慨然起而任之輿山之言曰吾族由宋歷今數十世矣中間升沈顯晦迭罹滄桑再閱人代子孫將不知祖



宗爲何人也及今不考後嗣何觀且我湖南姓氏蕃衍而本支一氣雖豆析瓜分服屬有辨昭穆有紀不可誣也近世扳援傳會積久相忘不大爲釐正之恐有以不知誰何之人亂我宗祧我益用茲懼於是大告于族人溯得姓之所自始稽其世次之先後而作族譜且以予忝舊姻習知其家事不遠五千里訪予河北而索一言以叙其緣起噫予與輿山別者已十餘稔而予之不返其鄉且幾四十寒暑矣黃門思舊惻愴嵩邱逸少年時長游邠第歲月幾何而時事推遷存亡聚散予旣以宦海

風波屢經顛踣輿山亦中遭家難毀室破巢三十年中飛塵瞥電今復以白頭二老河朔重逢且及見我輿山含飴弄孫焉俯仰生平追惟身世之故亦可以當人生一小劫矣我聞之豐于德而嗇于過者將以大其畜而厚爲之發自僉事公振起中葉置義田宅以贍族人今百餘年其規模猶有存者輿山從此益恢而遠之以綿祖德以貽子孫昌熾之符不於其身者必於其後我於族譜之作爲之操左券焉



陳元一七十雙壽

自古富貴福澤之所鍾其先必積德累行遲之又久而後萃於其家繁衍奕葉發揚顯赫譬諸喬松勁栢必產于深山大谷數百年無人顧盼之所根深榦老而後爲棟梁洪河大川必匯夫幽溪曲澗浸淫數千里之遙源遠流長而後汪洋浩瀚蓋積之厚而發之遠今古一理考之史傳王氏之手植三槐于氏之高大門閭一人一事猶如握券而况潛德深長發榮滋茂者乎余自通籍以來歷任外僚所蒞郡邑每執是以相名門右族無不符合而



近於我宗人吳江虞佐孝廉之世德而益信之當  
乙酉春 聖駕南巡時虞佐特蒙校拔捧檄入  
都旋領鄉薦承 命供奉書局旦夕從事編摩余  
與之相遇甚歡遂講同宗之誼觀其襟期灑落才  
識通敏江東固多英彥未能或之先也及叩其世  
系知自宋末從浙中東徙卜居爛谿之潛代有隱  
德詩書孝友之澤綿衍幾百年矣至其家元翁先  
生聞望蔚起而躬修長者之行少補博士弟子員  
以爲不足發聞未久輒棄去敦篤行誼讀書課子  
碩儒宿德投分交錯家雖貧而能急人之急里黨

之中爭者取平焉窮者取給焉胸懷不設城府一  
以誠信相感化人比之魯仲連王彥方吾家太邱  
云至處家人骨肉之際恤孤養寡恩義兼至卽有  
傲悍亦漸涵以歸雍睦尤爲人情所難德配潘孺  
人爲太史稼堂先生同懷女兒素嫻詩禮實相贊  
助成教於閨門而衍澤於姻族孝廉君入奉兩尊  
人之庭誥出而請業於其舅氏故能品行卓越而  
造詣精純揚名以顯其親如川之方至而莫可測  
量夫豈偶然也哉歲丙戌爲先生七十壽辰孝廉  
匏穀書局不獲偕其弟共効綵衣之歡爰屬輦下



諸同舉者發爲詩歌以申頌禱迨己丑始得以假  
歸乃謀爲兩尊人補祝遐齡適余亦從 內廷出  
守吳郡來徵一言以侑觴余以簿領紛沓未得式  
先生之廬而親其道範今獲托鄙辭進之左右爲  
孝廉兄弟導揚燕喜且以知世德之門衍慶無疆  
又將於吾宗而益信矣敬授簡而書之

許母陳孺人五十壽序

原夫閨儀足表范蔚宗特著彤編壺德可師劉子  
政用標青史豈徒矜詞華于一代寔可彰風教于  
千秋也然而世易時移輒有過情之譽或因夫榮  
子顯故爲溢美之辭每貽乎識者之譏奚有於風  
人之旨哉若夫芳型克懋風規寔邁顧王懿德堪  
傳禮法誠如鍾郝則雖未臻于髦鬢何妨頌效僉  
斯原其有述于鄉閭卽可紀登列史維邦人皆有  
所聞矣乃君子樂得而道之余昔承乏金陵屢詢  
後來之秀因而獲交許子得聞先世之詳其母陳



近來堂文集 卷之四  
太君有可徵者蓋許子系由古歙支肇汝南遠承  
孝友之基如季長者不乏近接忠誠之緒若文穆  
者尤多望重平輿世高月旦譽欽元度人羨風期  
而其尊甫兩田先生隨大父孝昭公俱善躬修竝  
推時彥慕鍾陵之山水築室猶爲仁愛之鄉播譙  
國之聲聞平居不異孝順之里學多由于身教經  
笥傳家德有類乎耳鳴書香繼業惜乎才堪用世  
方將展驥于雲中嗟其運不逢辰先後騎鯨于天  
上雖榮已叨乎一命而志實賁於九原誰爲續之良  
可慨已太君靈鍾軫野秀毓潁川旣蕙性而蘭心

復金相而玉質當其頌椒之日卽聞才擬班姬及  
乎采蘋之時更羨名如宋女不矜華飾却馬氏之  
資奮雅擅清搯助玉郎之筆札登堂進饁恒能竭  
力于溫恭入室鳴機每篤相規於崑勉持方圓而  
不匱毋煩夫子之憂兼內外以咸宜輒起家人之  
敬克勤克儉總任賢勞可式可矜皆由淑慎而且  
一門之內靡不愛其雍和更于三黨之間罔有乖  
于敦睦誠毋慚于作婦之道而尤能盡其相夫之  
禮者矣迨至鏡影鸞分釵痕鳳折白頭未遂終傷  
地老天荒黃口相依惟督朝吟夕誦慰前修之或



近學堂文集卷之四  
聖  
墜苦助丸熊望後起之勃興恐貽題鳳身能代父  
雖慈愛而加嚴母也兼師盡劬勞而善誘早存心  
于出處之際勉蘇軾以效忠尤矢志于成立之初  
戒鍾毓以无咎是以令嗣學瀾一夔足羨五鹿咸  
欽不待范逵已見陶公起譽竟如茅子常因郭泰  
知名將弘施砥柱之才經綸乍試聊先著乘槎之  
績利濟由興竚見釋艾膺榮不僅栽花媲美何可  
量也惟期勉夫昔陳仲弓有子元方又見孝先克  
繼王右軍名同大令復喜子猷能傳稽古于今猶  
今視昔寧非太君之教以成令似之名乎茲者歲

次上章月臨仲呂當天地合德之日爲太君大衍  
之期櫻筍厨開香採鬱金而作醞芝蘭座繞詞翻  
嗽玉以徵歌喜堂上之含飴膝下雙飛翠鳳看庭  
中之舞綵眼前獨羨雕龍樂方慶其無涯壽正期  
乎未艾而許子遠馳千里焉余特介一言夫令德  
旣淑于躬則景福當綏其祉宜文君聿登上壽兼  
闡範以俱傳邾夫人致頌遐齡藉閨儀而益著非  
特採風者之所當志尤爲作史者之所艷稱况許  
子卓犖清標方臻立歲而太君雍容德貌宜享高  
年斯時酌春酒于筵前遙看西池鶴降他日奉板



與于花下應來 北闕鸞迴綉帔文軒寵錫義成  
之號金書綵綬榮加萬石之封學瀾固足以顯其  
親當逢異數余則先持以祝其母豈屬諛辭哉

沈母張孺人壽序

曩予承乏吳郡自一行以上無不留心體訪加意  
表揚以竊附於君子善善欲長之意故凡旌典所  
在師儒有舉州邑有陳必以上請然協於例者十  
之一二而不協者率十八九則得請者嘗少而中  
心識之以待異日之褒題者蓋不乏也節婦沈孺  
人揚州司訓諱王商之母也行年三十六而寡遺  
孤甫四齡撫育訓誨以克成立今且舉七十之觴  
矣司訓持牘欵門索予一言爲壽予躍然曰是固  
向所欲褒題而未得者也今可無以壽之乎予惟



天下之事莫難於苦節而苦節之事莫難於撫孤  
方司訓孑然在襁褓之中如萌蘖然長養摧折俱  
未可知當是時沈氏之不絕者如綫耳而孺人當  
存亡之會承絕續之交獨能身肩鉅任以亡爲存  
以絕爲續非其至性之過人能如是乎且非獨如  
此而已也又能延師督課潔膳羞飭饒簋熊膽與  
參連相和也機杼與書聲相答也至今司訓之奉  
慈教如凜嚴君焉蓋母也而父之實母也而師之  
矣嗟夫嬰白之義聞之熟矣爲其易孰與爲其難  
獨躬當事變未克堅忍以持久或撫之不單厥心

或教之不旣厥力至使人謂楊素無兒不如蘇瓌  
有子是難也殆不如其易也而孺人之於撫孤百  
折不回三遷彌善則真可謂難矣顧以年例不符  
不得仰邀表閭之典亦可憾矣夫今司訓之言曰  
商無樂乎崇臺綽楔之爲吾親榮也惟有道而能  
文者其言足貴焉噫予豈有道而能文者哉徒以  
曾典是地曾知是人曾欲褒題之而未得因子之  
請如爵之獲醕焉而言之文與不文非所論也若  
夫盥洗佐餽之道與就深就淺扃匄匄之方鄉  
閭知之稔而被其德者衆矣吾知此日之稱觴以



進者北堂之外屨且滿焉必有能稱道而頌祈之者又奚俟予之沾沾致祝哉

蔣容城四十壽序

語云世祿多怙侈豈必其天性哉良由氣習沾濡積漸使然也未俗競以聲華馳騁綺麗炫燿相高有一謹飭自好恬淡朴遯者出於其間輒羣相非咲不目之爲陋且譏其矯矣江南諸郡爲財賦重地山川佳麗聞于海內顧俗尙輕華起居服飾爭奇鬪巧宴會遊冶狼藉暴殄下至小民婦子花晨月夕瓶無粒粟且爭赴列肆子母家亟亟僦裙屐一二事呼儔侶覓舟車徜徉嬉戲日以爲常恬不知恠其富商大賈右姓豪家又無論已當事心憂



之兼之水旱頻仍間左空虛欲使之返樸還淳風俗一變誠未易以旦夕遠近計也余自吳郡謝事羈棲京口山樓閒暇時時從煙雲草樹中眺望江山之勝戍鼓禪鐘清音天籟如相贈答因思昔人所云扶輿清淑之氣發之爲山川復鍾之於人物南徐襟帶江海推東南勝地古來賢人君子史不勝書於此而有特立獨行之士不染流俗潛修考道者尙其于月華山頭芙蓉樓外庶幾一遇之也蔣君容城爲罔卿亮天公猶子少叅坤維公難弟門施棨戟里號鳴珂奕葉通顯蔣君則循循馴謹

敦倫睦族讀書好古閨門之內雍雍肅肅其于聲色統綺之習淡如也予耳其名久矣今年秋屆四十初度其姻家李子九思爲余及門爲余言并乞一言爲祝予惟蔣君生長名邦世族能絕去浮靡積習當強仕之年不汲汲以干進不營營以市譽潔已自愛抑然退讓幾幾有古萬石君之風則所以食報于將來者又豈有艾耶是爲序



田母鄭夫人壽序

我湘潭大尹有鄭公者賢有司也治吾邑十餘年與予爲大父行後擢任臨洮以道遠寓其家於楚迨公之宦於秦而歸也予謁晤於漢陽素顏鶴髮古處衣冠望而識爲循吏焉其繼公而令我邑者爲田公公當逆藩阻兵之會明大義識去就反覆歸朝無所黥染是二公者皆以慈惠忠信之人奠斯民於兵燹荒殘之後深仁厚澤久而弗忘四十年來棠陰黍雨猶時留於湖雲嶽色間云歲之秋有鄭生者謁予邸舍爲其姑母七十壽辰乞言於



予蓋卽我舊尹鄭公女而歸於田公之子者也生  
具述其苦節勵志自十九歲孀居以迄皓首中間  
轉徙兵戈崎嶇異域而事親撫孤卒能全其志節  
以報所天苦栢茂松清泉白石撼之愈堅濟之彌  
潔有令人肅然敬愴然悲者予因感二公爲良吏  
其居官也賢者其治家也自肅故應有是貞風皎  
節爲兩家門戶光而予忝爲湖湘舊治之民蓋將  
以此念二公之澤于無窮也鄭生爲令君孫感其  
姑之節而力爲表章可謂敦本者矣予又何能已  
於一言

### 節婦茅氏旌表序

京江節婦茅氏歸于華夫亡年甫二十有二矢志  
守節上事尊嫜下撫孤子瀝血盟心備極憂勞拮  
据教其子且有成矣又久之有司上其狀於朝  
旋奉恩命建坊旌表一時門閭綽楔

龍

章永賁郡之賢士大夫爭爲詩歌傳紀以誌其事  
于不朽固言之詳矣今復來乞序于余余維潤州  
爲東南形勝第一海內舟車水陸之要衝大江自  
西來走萬里迤邐縈繞以入于海金焦兩山屹然  
特出從天水混茫中挺立作狂瀾砥柱宜乎偉人



傑士叠出於其間卽閨閣婦女亦知秉禮服義堅貞自守歷久不渝其有裨于名教不小于是思昔人所云扶輿清淑之氣旣發而爲名山大川復鍾之于其人豈不信哉節婦固名家子父早被禍死母隨以殉節死氏年纔九齡幼許字華遂適華旣長結褵無何而又作未亡人人世遭逢禍患之烈于斯極矣顧自少而壯壯而老數十年如一日譬如精金入冶質劍在獄鍛鍊沉埋百折不磨逮事久論定竟爲巾幗中一代之完人語云時窮見節義如節婦者可以風矣抑聞之節婦之母爲烈婦林氏方難作例當遠徙卽矢死且不欲死道路數數自裁遇救復甦憤甚竟吞金以殞吾謂今日節婦之節固其天性過人哉亦夙秉家教云是爲序



募置文山寺義學膳田序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推之於術則有序黨則有庠家則有塾各有常所而春夏詔誦絃秋冬詔禮書亦各有耑官有耑官則有常祿脯資餼牽之費取之廩人庖人而已不待外求而自足也自井田壞學校廢於是家異教國殊俗各致脩脛以延一師其或不能延師則就學於他塾又其甚者而後義學興焉其亦異乎古之設學者矣然泥古則迂遠而寡效順俗則便易而有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義學者亦學校之變通者也不必有常所



亦無常官然不可以無常祿彼夫舌耕筆耘之士  
以及負笈擔簠之徒欲使之枵腹燥吻以從事於  
橫經不可得已吳下人文之地嚮學親師優於他  
郡然亦有質美願學以詘於力而止者是安可無  
術以導之與予下車卽檄各州邑興設義學而吳  
邑卽請於文山寺廢址建焉其用功省而施教遠  
遴師召徒朝夕課誦其中既有日矣而諸生王世  
哲等卹卹然欲募置膳田以爲經久之計嗚呼天  
下之事患不爲焉有爲之而無成者天下之人患  
不求焉有求之而不應者今夫孝友睦婣同里之

所願見也絃歌雅頌邑人之所樂聞也不設學則  
暴慢之行興而邪僻之音作斯見非所見而聞非  
所聞學而無膳猶無學也膳而無田猶無膳也苟  
相率而合鎡累黍購田置產以歸諸學則以其歲  
入供其廩餼庶使教者學者朝齏暮鹽有所常繼  
矣如是則邑之子弟孫業收威之後皆將磨礱遷  
革以化於善豈獨爲上者之所期抑亦諸父老之  
幸也其可無踴躍以襄厥事乎哉



送黃虞部曉夫先生還山序

古君子之於世有行者有止者視乎其志志在行者不忍止也雖尼之猶行志在止者則不然彼視天下之事有人焉爲之則吾可以逃其責且不以勞易逸也故雖勸之而不行夫不行者非不能行也覽於止足之分明乎勇退之幾譬若放舟中流興盡卽返而非汗漫不知所屆以至於過涉滅頂者也苟至於過涉滅頂雖欲止無由已此五柳先生之所以賦歸去來而松菊主人之所爲繼作也吾鄉黃曉夫先生以甲科尹粵西之賀縣有聲微



入爲虞部郎又有聲而先生澹然也嘗乞假歸田矣今以勾稽在官舊務敦迫來京朝士謂先生將復仕也又銓注有期先生終浩然遂其初志不稍變嗚呼茲所謂良其止者歟夫世之危厲薰心者率由於當止而不止專城矣則思擁節九列矣則望三公爲縣令曰非百里才爲郎官曰有棟樑氣如是則何日而止哉迨夫不得已而止則或奉職無狀而及於罪戾否則齟齬於時爲時所齟齬不然則故嘗有所忤於當世之要人而慮其以蹶躓中傷之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踰矣例當以自

請而去也若此者謂之不得已而止非知止者嗟乎如是而止止亦何尙矣哉若先生則於前數者無所疑而毅然以止向使非有敦迫之者吾知其必不來也然向使無敦迫之者而先生不來則無以彰先生之志在必止也今先生趣駕出都門同人各爲詩以贐之使遄其歸乃知先生掉頭終已不顧矣先生弱不勝衣木訥不能出諸口而識老學深其籌於內外者良熟又工文章能詩搔筆千言立就今歸蓮峯太白之間著書以消歲月歌咏以酬煙霞則敦良以厚終其吉多矣抑予因是而



懷故鄉某水某邱宛然在目豈不欲遂我初衣願  
以君恩高厚不遑將母瞻言明哲猶羅羽之視冥  
鴻先生倘亦有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者乎

送金桑洲之任陝西山陽序

今天下親民之吏自監司方面而下其與民最近  
者莫如縣令蓋爲民父母而疾痛疴癢不可形之  
告語者令皆得悉之其間區處措置不遺餘力古  
人稱治邑如治家司牧之重由來尙矣今 聖

明御極留心吏治凡銓曹遴選盡得循例引見誠  
以親民之官民生休戚所係不得其人其不言之  
隱無自宣達而民氣將鬱而不舒故臨軒誥誡降  
肅穆之威使從卿大夫後雍容于殿陛之間甚盛  
典也而士之懷抱利器者亦以令親民故其素所



蓄積寔可見諸設施坐而言起而行故往往樂此而不辭金子桑洲故江州名士也胸次灑然如光風霽月湛深經術洞曉法律又起自田間能熟悉民隱簿書期會之事能鑿鑿言之若指諸掌需次天官得陝之山陽令夫山陽商洛之墟也崇山深谷爲秦楚戰爭之地土瘠而民貧亟思賢令焉與之休養生息今金子以積學通材出宰是邑吾知其居恒所誦習者將一一見之行事而山陽之民不啻如赤子之得慈父母也今瀕行矣以予爲識途之老馬過而下詢夫余之迂拙無能而與世齟齬旣彰彰如此金子亦何取乎予言乃不以爲迂愚而藹藹是問金子其亦重有念于斯民乎金子勉之思所以副  
聖天子臨軒誥誡之意斯可矣



重修南嶽山志序

惟冥心息機之士思慮凝一屏棄萬有始得縱心事外精其識以探夫奇異之藏而亦唯天地靈奧之區塵囂之所不及者始可以息影栖神爲高人靜侶所憇托是人擇地以晦其踪地亦因人以發其矇地與人固有若相待者乎南嶽衡山固天地靈奧之區也山七十二峯爲朱陵洞天環以湘江雲蒸霞蔚岡巒萬狀名蹟勝概難更僕數峯之最高者爲祝融杜少陵所謂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者是也絕頂有上封寺迤折而下爲西園精舍



鑿翠排青丹崖紺宇彙諸峯之勝而上人源菴頂  
菴實駐錫焉上人爲臨濟正派苦心超詣孤情絕  
照於世間一切可喜可愕及氛垢塵雜之務悉不  
以交其胸常樂與我徒游予石村山莊在衡山之  
後相距不百里朝發而夕可至每歲春秋必偕名  
僧古衲登臨眺覽而西園則恒爲憇息地因念衡  
山奠五岳之尊古帝王時巡望秩焉而舊志散軼  
事蹟荒畧國初衡陽明經羅君曾經重葺惜其文  
獻無徵採擇未備竊欲網羅舊聞揆揚逸事勒成  
一編會宦遊奔走有志未就後待罪 禁垣奉

旨纂修方輿一統志於山川地里採綴頗多思  
以下直餘閒修輯是業未及引端復有守吳之

命一行作吏此事又廢因嘆著述之難如此遲  
之幾三十年而此志未就迄無成書豈發潛闡幽  
不當屬之我徒歟意脩明之業或者其別有待也  
頃源頂二上人以書抵京師謂正在纂輯山志屬  
序於予予旣嘉上人之用心且幸三十年未就之  
志得此藉手告成是亦有數存乎其間者耶其書  
卷帙繁富不能郵寄予因不得卒讀然以上人思  
慮疑一屏棄萬有固所稱冥心息機之士也塵俗



近知堂文集卷之四  
不撓乃得精思獨造以用才於文章之境則是書  
也吾知其能爲名山開一生面也抑予以塵海勞  
人雲山夢繞他日倘拂衣遂初守先人之敝廬得  
與二上人商榷栖山披圖按籍指童時之游釣其  
爲樂不旣多乎序上人書并以申息壤之盟已

募設醫藥局引

竊聞天有六氣淫則生疾人有二脉滯則成病第  
化窮數盡安於順受之常而疵厲天札不免妖孽  
之崇故周禮有方相以逐疫有疾醫以治厲凡以  
衛民生而盡其年也今吳郡自饑饉之後復遭疫  
氣雖無道殣相望亦有溝壑堪憂欲拯阽危莫先  
醫藥茲以郡城內外廣設藥局多延國鑿俾病者  
有所資而求者無不應此亦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之義也但爲費甚重獨力維艱今蒙上游倡捐於  
前更望好義諸君樂助於後參苓芝朮廣徵藥籠



道樂堂文集 卷之四  
之材風雨晦明莫缺館餐之授庶幾驅二豎於膏  
盲使食新者霍然而起登萬民於仁壽令有生者  
鼓腹而遊云爾

疊韻和張吉友詩小引

江閣蕭閒山窗棲息看花對酒聊成遣興之篇採  
玉探珠欣覩報章之錦感交游於舊雨意氣如雲  
攬佳勝于名邦芝蘭滿座諸君愛我人如元白之  
知他日言歸珍重縹緗之贈再抒小詠裁答清陰



索墅葦渡菴募施茶柴山引

索墅葦渡菴距金陵五十餘里爲東西往來孔道  
上人普慧卓錫其中外建亭供茶薑以飲行人予  
時一憇足焉上人爲予言曰茲緣之可久也以衆  
力置田以爲之給也雖然魚目蟹眼非燁之以薪  
則無由盡三沸之法若更有山可樵功乃合尖願  
得使君一言以爲勸予惟吾儒之道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利物其於人必有所濟而佛法則欲度盡  
一切衆生其願廣而難酬不如吾儒之切近然濟  
世利物之事徃徃吾徒所不及爲者而釋氏能爲



之蓋彼無室家友朋之累身閒而事省故能以其  
暇力倡爲善舉朝夕其地而主守之然其資給則  
不能不取辦於吾徒今吾徒旣各治其業而不能  
相兼於人之肯爲其役者又惜而不能捨焉豈仁  
人之用心哉况田之於山其值不啻倍蓰今於其  
倍蓰者已釀金而予之曾是區區者而不之畀非  
所以永厥惠也夫渴而思飲寒而思溫當其困億  
急如焚多苟得片壤以薪以蒸使滌煩子無憂中  
絕則一勺之被等于恒河沙數矣其各助之毋悞



